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童年·我的大学



大众文艺出版社

童年·我的大学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苏) 高尔基 (Gorkg, M.) 著; 凯文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童… II. ①高… ②凯…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14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98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童年

〔苏联〕高尔基 著
凯文 译



在昏暗的小屋子里，我父亲躺在靠窗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衣服，身子伸得老长；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前，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龇着难看的牙，吓了我一跳。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切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长而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脑后边；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灰色的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往下滚着大滴大滴的泪水。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鼻子松软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习惯于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活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别别扭扭的。

我从没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永远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岁数，不到时候就死了……”

大病初愈，刚下地不久，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

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照顾我。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面，从尼日尼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是不能走的，小家伙！”

这挺可笑，使人莫名其妙，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面孔的加尔梅克老头子，靠卖羊皮过日子；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头滚下去，——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混乱了，都糊涂得令人发笑。

“为什么我是小家伙？”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欢快，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好上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泣都在我心里勾起奇怪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回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极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她的个子很高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十足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很不舒服，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整齐，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遮盖在脸上，梳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许久，可是她连看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痛哭流涕，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身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用黑披肩遮得严严的；披肩被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大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洋葱头，！”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吃力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摔倒，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双眼，苍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齙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把我推开，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理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病，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在箱子后面，从那里偷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格格地咬着牙齿，外祖母爬在她身边，亲切地、愉快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着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忙成一团，推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纹丝不动，似乎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躺下去。外祖母像一个黑乎乎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突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完她点上了蜡烛。

我好像是在墙角里睡着了，以后的事全知道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天下着雨，在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粘土山坡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

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湿淋淋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阴沉着脸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理吧，”警察走到一旁，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擦着脸。两个乡下人弯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啪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又把它们打落到坑底。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开，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报怨我还是报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抓住我的手，领我穿过许多发黑的十字架，向遥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啊？”我们走出护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痛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用哭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嘲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冲我吵：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拉的车在宽宽的很肮脏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不会爬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

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和蔼、这么不断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乘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出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裹着红带子，躺在仓角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似的小窗户往外望；在潮湿的窗外，漂浮着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禁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把我抱起，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雾气，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们又消失在雾里和 waters 里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灰暗，铁青，像盲人一般，她两眼紧闭，一直不出声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使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多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声音极轻，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不多说。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得出这一点，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特，令人不知所措：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服，拿来一个小盒子”外祖母接过小盒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盒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她在门口停下，可笑地一动不动。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抢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呆在舱里，仔细地审视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看看窗外，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去哪儿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还能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掩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在脸上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不必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一下你妈妈吧，你看她难过成什么样子了！”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鸣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赶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他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暗半明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的地方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明显，大家都要下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船了。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人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的时候，大家都对我喊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好长时间，人们挤我，揪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船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扔，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

“再动我就揍你了！”

我头上的喧闹声渐渐平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湿漉漉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变大了，挤得我难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坏。也许，我会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前。门打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装着牛奶的瓶子，使劲儿朝铜把扔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一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遇到失败而感到沮丧，便趴在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含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亮的，像太阳一样。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头发，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她的头发很多，密密地盖着两肩、

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黑的，发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捧起来提着，费力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插进厚厚的头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烁着气忿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严厉，但当我问到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缓慢而柔和的音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上帝说：让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炫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

“我不想睡！”

“不想睡就别睡了，”她马上表示赞同，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看，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像一根琴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祖母说话好像在用心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润泽，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脑海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瞪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光芒，在笑容里，露出了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容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丑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透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了驼背，胖胖的，可是动作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迅捷，并且柔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生灵。

她没来时，我好像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唤醒了，把我领到明亮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

围的一切串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最贴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爱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滋润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艰难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缓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妙。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镶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橙红色的轮船逆水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湛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移动着；周围的景象不断地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华丽衣服的漂亮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仿佛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住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眼睛睁得老大。

她常常对着河岸发呆，把我也给忘掉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充满着泪水。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

“啊？”她抖动了一下，“我像是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

“你哭什么？”

“亲爱的，我这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已经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希奇的故事；讲慈善的

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沉，很神秘，她俯下身子靠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睛注意地看着我，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兴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格外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炉灶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叽叽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在空中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随着我说：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一起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不让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进河里去。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回避我们。她始终沉默不语。她身材高大，挺直，面孔发黑，冷静得像一块铁。粗大的浅色发辫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全身健壮而有力。我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围绕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冷漠地远望着。

有一次她厉声说：

“人家嘲笑您呢，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毫不介意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像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她拉着我的手，拥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上帝啊！看它，简直像仙境！你再瞧那教堂，活像飞翔在空中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恳求我母亲说：

“瓦留莎，你倒是瞅一眼啊，嗯？大概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快活一下吧！”

母亲默默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的中央，河上满是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装满人的大船向轮船靠过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有秩序地从那条大船上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金红色的，长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碧绿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赶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来转去，不大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

“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还很吧？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拽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你爹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覆盖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头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轻快，她却宛如在空中游荡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舅舅一言不发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卷曲着；还有几个穿着艳丽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煞白，蓝眼睛，肚子挺大，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

“噢唷，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打扰你？”外祖母气愤地说。“一家子白痴！”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一个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光彩了，仿佛疏远了似的。

尤其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马上感到了敌意。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大街开始的地方，有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肮脏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的，窗户是

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昏暗的小房间，很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火气冲天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随处可见。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爽快：挂满了整幅的湿布，到处放着桶，桶里盛着粘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一间低低的快要倒塌的房屋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旺旺的，有什么东西煮沸了，咕咕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古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一种浓厚的、色彩斑斓的、离奇得难以描述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为诚实的天才巧妙地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现在我把过去回忆一下，有时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解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有许多残酷的事情。

但真理高于怜悯，要知道，我不是在说我自己，而是说那令人窒息、充满骇人景象的狭小天地。在这里，平凡的俄国人曾生活过，而且一直生活到今天。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的仇恨之雾；大